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六二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

關於處理任達榮（雲）問題的檢討

編者按：昨日本報刊登了米家莊群衆，重新處理任逆達榮的報導後，又接到了這篇檢討文章。本文係由八分區新華支社轉來，並附函說明：本文經會議整個一上午的討論修正，大家感滿意，並一致對此檢討極爲重視云云。我們同樣抱着極大的熱情與熱烈的態度，對本文仔細閱讀後，深感八地委與參加會議中堅持階級立場的同志們，經過與反對者及抱錯誤意見者的激烈鬥爭，特別是能以充分信賴群衆，依靠來自群衆的群衆的精神，戰勝了反對者，正確的立場與觀點，戰勝了錯誤的意見，最後正確地，根據群衆的意見，處理了任逆達榮，這是使人非常感動的。然而，綜觀全文，我們深感八地委及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中，對這一問題爭論的嚴重性質與意義，尚缺乏明確的認識或認識不足，因此本文對於過去的錯誤，以及對於爭論中那些反到的、錯誤的意見，批評的極不尖銳和深刻，甚至有些地方，表現了階級觀點與階級立場依然不夠明確，這對今後的八分區土地改革，澈底消滅封建與改造黨的任務，有重大的影響和關係，因此，編者特作文中重要問題方面，加上按語，特將原文刊登出來。希望八地委及參加該區土地會議的同志們及讀者認真研究，展開討論。文中的按語……不完全的，而且可能有不妥之處，尚希指正。原文偶別字句上稍有删改，但原意均未更動，特此一併聲明。

分區財經會議，快結束時，根據上述種種情形米家莊工作團在處理任達榮問題上的錯誤，於是，大會決定：在土地工作會議上，首先檢討這一問題。由於大會在米家莊進行，又決定思想檢討與實際結合，一面大會討論，一面發動群衆重新處理任逆案問題。把幹部分作八個小組，分別深入各閭工作，傾聽群衆意見，配合大會討論。土地工作會議上，經過十天激烈的爭論，任逆問題，終獲正確解決。經過情形如下：

會議主要爭論及解決爭論的辦法

土地會議於九月二十二日起，首以檢討任達榮問題，展開爭論，主要分歧是：任達榮是不是幹部？有一種認識，說他是幹部：（一）從四一年起，就派他在米家莊工作（任達榮當了該村偽村副）。四四年日寇自動撤退時，調他到三區參會工作；四五年反攻後，又調任文水六區抗聯主任；直至今年五月撤職、開除黨籍前，是黨員幹部。（二）在抗日時期，堅持（了）米家莊工作，掩護我們公開幹部活動，完成任務，在當金一家會，還算好的村莊。（三）他是中農成份，不是異己份子。至於他的罪惡，也沒有報上說的嚴重。如強姦婦女，今年婦女們鬥爭他的大會上，只有任受高的婆姨一人提出：「伺候他婆姨坐月子的那年，被他強姦過一。」人們估計：「他強姦婦女，最多不過十個八個。」（編者按：同志們，還要我們必須提到：在九月十日，本報對「處理任達榮意見」之檢討一文中，曾明確指出，「像任達榮是投機的壞蛋，即使他做過一些「好」事，也是投機性的，……亦須在打倒之列。」特別是在九月十三日一分區土地工作會議同志的一文中更尖銳而痛切的指出：「……把任達榮問題當作幹部問題，不能分清敵我，把任某的一些已被主觀上、客觀上不允許的……包庇任達榮的事實。……把任某的一切罪惡，……到一塊，便把任某的一切罪惡算在黨的身上，……使群衆對黨的正確認識，遭到不可彌補的損失！」然而，這一些話，對於那些「包庇任逆」的「同志們」，依然不能發生絲毫作用，他們依然硬把任逆……他們所計較的是任逆強姦的婦女也淨有報上說的嚴重，並說：「最多不過十個八個」，請問這些先生們，難道十個八個就不太嚴重了嗎？你們那裏有一點革命者的味道？如果你們在組織上是共產黨員，那麼這是一個莫大的污辱！這一種人即使是一時受了異己份子投機份子的蒙蔽，然而經什麼報的嚴重警告，對你們就毫無所動，依然要堅持錯誤呢？你們的階級立場階級觀點，不是太成問題嗎？不是應該澈底的嚴格的檢討自己的嗎？不是應該向群衆向黨請求處分嗎？難道僅僅以思想問題來寬恕自己的嗎？）另有一些人認識相反，說他罪惡深重，是「偽村副」，藉日寇勢力，壓迫群衆，很兇，是奸偽份子，不是幹部。雙方爭論很激烈，於是，大會決定，到群衆中傾聽群衆意見。

大家一接觸到實際時，立即在個別談話中、在各閭小組會上，經常聽到任逆罪惡滔天：因試談話的張忠吃了大烟；因他敲詐，使任二狗賣了僅有的好地；因排擠打給，打得頭破血流；……藉口給張貴孫巡田工人工資，食汚了幾十兩大烟；……特別是強姦婦女的卑劣行爲，使人憤恨！任達榮說：「……上邊去給女人……就給他家多派負擔；婦女多說話，誰家不公平，就是強姦。」他用這種方法，強姦過的女人，我們知道的就有任××、曹××、×××等的婆姨十一、二人。提到任達榮誰都罵：「他不是共產黨，是國民黨（反抗日主子自給老百姓）」，而是偽事時，他也參加「婦人隊」……在這些生動的教育中，大家一致認識：「任達榮是混到黨內來的壞蛋、投機份子」。

接着，群衆又提出處理任達榮的具體辦法，個別閭別洞和全村黨員大會中，大部份人主張「槍斃」，送到公安局「禁閉七八年」，少數人堅決主張「處死」。反映在大多數幹部的思想中，也認爲任達榮不至於死。客觀情況，要求迅速把任達榮（時在公安局扣押）交給群衆處理。於是，爭論轉向：如何交給群衆，放手不要領導？在形式上，放手交給群衆是一致的，但在具體做法上，有一部份人主張：大膽放手，由群衆處理，「群衆想怎辦就怎辦」，堅決地持大多數群衆意見。另一部份人主張：交給群衆後，發揚民主，有好說好，有壞說壞，全面看問題，由群衆按其功過決定處分。害怕「處死」作怪，就心把任逆處死，兩種意見爭論不決。（編者按：同志們，你們難道與放手交給群衆是一致的，而是在具體做法上的爭論嗎？完全不是的，而依然是一邊是站在封建勢力，站在任逆達榮方面，一邊站在農民群衆方面，是兩種相反的立場的鬥爭。你看，站在封建勢力方面的人，他們還不是依然企圖保護任逆，要什麼「有好說好」「要按功過決定處分」嗎？他們所考慮的，不是要群衆自己起來解放自己，要群衆就正伸冤報仇，而最耽心的是怕這個惡貫滿盈的任達榮被群衆處死。千方百計的想救這個惡霸的一條狗命。因而，完全可以肯定，所說「大家一致認爲任達榮是混進黨內來的惡霸、投機份子」，實質並非一致認識，而僅僅是因爲事實（群衆的意見）的壓力，使他們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認的呀！）

大會決定先交群衆處理

於是大會決定，先交群衆處理，在群衆的處理中，再掃清思想。並派侯富山、樊樹業等九同志組成新工作團，幫助群衆工作。但在二十七日全村僱貧中農大會上，絕大多數表決通過「處死任逆，沒收他的家產」，出現了與前次「禁閉」不同的意見。反映中「多數人主張打一頓，……」情況，又引起激烈的爭論：這次表決，是否代表全村大多數意見？一種認識，是大多數意見，是一致的，祇有極少數人是同情的。另一種認識，認爲是在少數人鼓動之下進行的，不能代表全村大多數意見……認爲這次大會，不像門爭大會，……沒有發動群衆深入討論。（編者按：同志們，……群衆完全有權處死他們自己的仇人！你們說多數人鼓動，可恨吧！群衆是最有此理，不舒服啊！你心裏一定很惱火的……你們的力量不可侮，你不轉變，你們的話……將永遠失望，你將隨着封建勢力一同滅亡！）

到群衆中去找結論

於是，大會號召，到群衆中去找結論。結果所得：除滿日和任逆接近的少數群衆認爲「一分過重」外，大部份人說：「以閭爲單位，開會討論，六十一家中，……八家不說處死；七、八、三、四十二家中，……一家不贊成處死；其餘都說：「是大多數群衆意見」。至此，爭論始於一致，「處死的不冤」。……了解受害農民的心情，……沒有站在農民立場方面，……

至於交驗小組中，有些因與任逆在一起過過，交案傑錯歷時，心裏「不忍」；有些因本身有毛病，如此處理下去，唯恐殃及自己。

米家莊工作團處理任達榮問題的錯誤的關鍵

四月初，由縣委張英同志領導的工作團，在分區民委任亮同志幫助下，來米家莊工作。但因缺乏之群衆觀念，沒有深入調查，主觀估計「過（作怪）」，再加上對於任逆（是經張英提拔起來的）的姑息，工作一月，毫無結果。五月初，周鳳鳴同志接替張英、任亮工作，地委負責同志亦開始重視。樊樹業同志認爲：任逆罪惡嚴重，是個「新惡霸」，應交群衆直接處理，但又認爲他是「窮人翻身人之一，對群衆有「功」；他的錯誤，沒有即時糾正，領導上也應負責。」他是中農成份，是「內部問題」，特別是說：處理任達榮，在八分區是一個「典型」，要「慎重」：要加強「領導」，要「個別」思想認識，直接影響了工作團工作人員的思想。（編者按：樊樹業同志開始既然已經肯定任逆是一「新惡霸」，而新惡霸便應在打倒之列……但是他爲什麼又要從任逆的成份上考慮問題，而且又要幹部來對待呢？這是一個矛盾，雖然對這個矛盾沒有分析清楚，在最後一節……對，但亦不深刻。）周鳳鳴同志初來時，雖然也表示「要群衆處理」，但又認爲「幹部錯誤」，「堅決」放手交群衆處理，「任達榮是中農成份，是內部問題」，「主張」，因而在放手發動群衆問題上，就以「不同」不同「中農」……家人，一民主……訴苦後，就以「教育」……「一家人」等一切事情，……婚姻轉移群衆的仇恨。……以上，各種思想集中表現在「錯誤」的中心錯誤……作風，……

果和幹部對立起來，自己期始在「幹部」方面把群衆想得很不明確，缺之階級立場，缺乏群衆觀點。（編者按：這和幹部以上各種思想認識的錯誤，是把群衆和幹部對立起來──心錯誤。其實，在一地委土地工作會議同志的意見中，已經很明確地指出來過，他們說：米家莊工作團，由於階級立場不明確，由於作風上的老一套，形成投機份子從中活動，問題就更加嚴重了。──這一看法，是不錯的錯誤的根本原因──如果已投機份子從……

們在那裏提出問題，是正確的。但八地委在那篇文章的錯誤，……看法八地委及參加八分區土地會議的同志們的注意。）

沒有把這一錯誤一直存在於後來的土地改革中，……沒有即時受群衆意見，……有關「窮人團」負責人任國智等，……爲了……的建立與……貧農組織，……（下接第二版）

為前綫將士趕送棉衣

興縣翻身農民組大運輸隊

連夜翻山涉水，戰勝困難

（本報訊）上月中旬，一連下了好幾天秋雨，天氣突然轉冷，興縣關家農民組成×百餘牲口的大運輸隊，為前方將士趕運棉衣。九月二十七日，運輸隊從寶圍上路，當牲口半夜過河時，總是涉水，羣眾們打濕了棉衣，不顧刺骨的河水，脫下褲子下水保護馱子。這樣一共經過了二十四道。每個牲口都是馱一百八十斤上下，有的牲口因馱的重了，羣眾就自己背上幾袋，一個替換一個，見馱子重，就自動的跑回家，又自己背上，父子兩個都背了棉衣趕路。到曹家坡爬山，因道路被水沖壞，人和牲口常陷到泥裏，夜晚有些羣眾丟掉了鞋子，赤着腳走幾十里路。沿路因人多房子少，只得露營，有時連水也喝不到，菜也吃不上，但羣眾們為了使自己的子弟兵早穿上棉衣更有力的消滅敵人，勇敢的克服了這許多困難，勝利地完成了任務。羣眾這種精神，使後勤部運輸隊的一個幹部們大受感動，他說他真正認識到羣眾的偉大了。

公商德興棧不願運輸隊住宿
三交供給棧公開拒絕牲口住
興縣西關主任竟然扣草料等

在往前綫運送棉衣途中，有些村幹部和公營客棧對支援前綫的認識極差，某日拂曉，運輸隊經興縣城，管理員到德興棧叫門，該棧非但不開門，還擱口罵叫門的管理員，經交涉後，才讓羣眾住下。三交供給棧也公開拒絕羣眾的牲口住店，經再三說服，才給留下，但店裏人又把鍘草刀和做飯的傢具等都藏起來，不讓羣眾用，臨走又強迫羣眾打掃了毛房才讓上路。但有些私人貨棧卻比公家貨棧好，如興縣自成店自動將羣眾的[illegible]草給換了店內的乾草，羣眾很滿意。某日，運輸隊前站的同志到康寧鎮，通知該村準備糧草，但村書記卻毫不負責，只派了一個招待員來回跑，事情沒安置好，他就睡覺去了，前站同志急了，又去找他，他竟躺在被窩裏說：「半夜三更有什麼辦法。」一般完依[illegible]去，到拂曉時牲口迎了，草料都沒有，招待員也跑得不見了，幸有該區區長在那裏，才解決了一些問題。興縣西關主任（編者按：名字未寫出）甚至竟然扣壓羣眾的糧草，領八斤米他只給了六斤十二兩，發現後質問他時，才說是算錯了帳。給毛驢發草料，他只給三斤草、二斤料，他說是市政府的決定，再追問他時，他又支唔搪塞。當時因運輸隊急於出發，對這件事尚未進行追究。（編者按：此事，興縣市政府應負責追究。）（寧鳳）

九分區某縣駐軍
幫羣眾收秋人工三千餘
呂梁軍區所屬機關部隊幫助羣眾收秋百餘畝

（新華社晉西南二十九日電）九分區某縣駐軍，大力幫助羣眾秋收。分區收穫隊在三天內，幫助駐地貧苦羣眾二百零六個工，割糜子、玉茭、穀子及蕎麥小豆等，二百卅餘畝。該隊學員寧潤榮、呂殿榮兩同志，幫助老鄉收玉茭子直到天色大黑才返回。羅光同志給老鄉挑甜玉茭子，每次扛一百廿斤。全隊學員情緒高漲，在幫民收收。某曾賀同志亦拉着老鄉毛驢，從距駐村四八里的地裏、數落羞默玉茭子往回搬運。此次幫助秋收中，劉帮助對絡的闊大部份認真，因該縣大部村莊尚未徹底進行土地改革。駐部隊較多之兩村，平均做到貧雇每家撥天幫兩個工，如少勞役遊動之中農一個工家，據不完全統計，每該縣之一二四三個區挺花士命園林莊，已幫助羣眾三千多個工，挽各村玉茭、蕎麥、糜子大部收割完畢。（雙平）

（新華社晉西南廿日電）呂梁軍區所屬機關部隊積極幫助羣眾秋收。從本月十一日到十五日，四分隊抽出了九十一人，以五個下午幫助駐地九家貧苦農民，全部收究返回自險部隊秋[illegible]隊、二分隊共抽出二、三同志幫助羣眾，王王光同志一次擔一百多斤玉茭子，侯隊長也和戰士一樣親自帶頭參加。一分隊在兩天中派出二十七個工，幫助五家貧農（內有兩家閻匪軍士兵家屬）收秋田三十三畝，大部揹回家裏，路上遺見掉在地上的穀穗，徐耀亭同志擔着擔子，還彎下腰去拾起來。宣傳員張璵見到有的同志收穀子丟了穀穗，自己就過地撿了一遍。老鄉說：「老百姓做活也沒有這樣仔細呀。」一政治部在兩天半中，共幫了老鄉收秋地四十畝，他們還給羣眾宣傳解釋了反攻消息和土地政策。（柳垣）

秋收中，他們向農民宣傳土地改革政策和人民解放軍口號，動員閻匪士兵家屬給他兒子丈夫寫信。某部政治部及直屬隊，早晚進行政治軍事教育，其餘時間幫助羣眾秋收。政治部十餘同志兩天中，給缺少勞動力的下中農崔明德家轉廿餘畝麥玉茭和穀子，全部收割回家。該區分散在十餘村莊的進行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每天平均有三分之二的同志輪流參加幫助羣眾秋收。

綏蒙各機關
節省大批糧食草料

（新華社綏蒙二十日電）綏蒙各機關節約救荒，已獲成效。四個月，節約公草八千三百九十四斤。軍區司令部自七月份起，牲畜大多放青，花料亦略有減少，在兩個月內，節省公草四千零九十四斤、花料二百八十九斤。根據供給標準，在伙食上用按人備米及摻吃稀飯等辦法，在兩月內，節省小米三百八十一斤。政治部因吃兩稀一乾以及調劑吃米麵等辦法：從六月二十到十月廿日為止，四個月，已節省小米九百七十六斤。牲畜因經常馱運不能整日放青，但四個月內亦節省草、料各一千二百斤。綏蒙區黨委從五月到八月，共節省小米一千四百九十九斤六兩。乘馬放青五十天，即節省公草一千二百斤。新華社綏蒙分社一匹馱騾由穀草改吃蕎麥草，加上遠開放青，也節省公草四百多斤。綏蒙政府和軍區為了解決明春牲畜草料困難，最近指示各級機關自給兩個月的草料。綏蒙政府組織本機關人員上山割草，計劃每人完成一百斤草的任務。區黨委機關秘書處亦號召通訊員幹部抽時間大量割草，每割一斤乾草，獎由機關會賞獎幣九十元。（海雲）

三分區司令部直屬各單位軍人大會
清除奸偽份子許世和

（三分區訊）三分區司令部於本月十三日，召開直屬各單位軍人大會，清除奸偽份子許世和。許係河北欽縣人，家庭是富農成份，一九四二年到東北牡丹江省謀生，經其姐夫介紹，在日偽軍當勤務，後又當警察，四四年五月隨敵人到涼城，偵察我軍情況，八月被我軍捕獲，後乘隙逃跑，仍為敵服務。四五年日寇投降後，又混入我晉北野戰軍後勤部，今年二月來到三分區司令部，當時未詳細審查其來歷，即分配當事務長。許某在工作中貪污腐化，貪污小米五百八十餘斤，菜金一百六十餘萬元，並[illegible]鞋破鞋、補大運[illegible]。軍人大會上揭發出許某罪惡事行後，當場將其除出去，送交軍法處懲辦審訊處理。（李千青）

洪趙區民主政府
組織武裝村公所
鎮壓閻匪爪牙活動

（新華社晉西南十八日電）洪趙區組織武裝村公所，積極鎮壓閻匪爪牙，為農民撐腰。杜戍、土門兩據點為我軍收復後，洪趙四、五區及臨西一、二區沿汾河等八十八個村莊重獲解放。但因於臨汾洪洞、靈道、孫山、高堆之閻匪據點，又乘機調奇襲潛伏，於被我解放各村之閻匪爪牙，於夜間四出搶劫。十月三日，洪趙二區步亭村羣眾被拉去牲口十餘頭。四日，北段村三家羣眾被搶，十四日，白石、李村又遭搶劫。根據這些情況，我洪趙及臨西民主政府，在汾河沿岸先後組成四個武裝村公所，合併幹民兵戰鬥隊，打擊敵匪爪牙。五區民兵於二日在段村捉爪敵匪該村之維保警隊三人，經戰鬥後，我俘敵一，繳步槍一支。臨四二區分隊於十月三日阻擊潛犯逃家莊之閻匪鄉村武裝探隊一人，獲槍二步。四區民兵一次包圍辛村，抓捕九個敵偽份子，其中有六個保警隊員，另外三個為羣眾最痛恨的閻匪爪牙辛子順、匪四十八師的便衣許小文及其弟兇辛姐[illegible]。辛子順曾任敵團長，專門打黑槍，打死共本羣眾二狗。二區及五區更抓住敵特務三青團區分隊長及武裝「頭警隊」隊長（係三青團秘密武裝特務組織）等多人，同時並積極清查敵匪秘密地下武器。僅四、五區在出長短槍九支。（字召）

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
關於處理任達榮（雲）問題的檢討

（上接第一版）

（編者按：總算進一節之後，八地委領導上，具體的說，是對樹棠同志對那次處理任達榮問題有錯誤，是負有很大的責任的，錯誤也是嚴重的，是一個關鍵問題，嚴格的檢討這一點是對的。但是要把全部問題弄清楚，對於宋家莊工作團交由羣眾審查一事，以及對有關這一問題的各方面進行更進一步的檢查，同樣十分重要，我們希望八地委領導上對這引起極大的重視。）

幾點結論

（一）大會十天來的爭論，是階級立場、羣眾觀念的原則問題。基本分歧：一是從羣眾出發，堅決放手交羣眾處理。一是動搖於幹部問題（如掛任手去，怒影響幹部情緒），但應明確任達榮（非幹部）與羣眾利益之間，在幹部問題子裏打轉。其次，新的工作團，團結羣眾處死任達榮前的經過個別活動，大小五次羣眾會議，發動訴苦，研究處分辦法中，都是站在羣眾方面。羣眾大會上表決「處死」的決定，及土地會議上的爭論，地委都沒有研究過，認為是「大多數羣眾意見」，決定贊助羣眾要求，堅決貫徹下去。這是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領導思想，前次工作團，違反這個原則，是嚴重的錯誤。

（二）任達榮是混到革命陣營中的惡霸、投機份子。羣眾說他穿的幹部衣服，做的是壞蛋事情，絕非我們的幹部。但前次工作團卻把他當幹部處理，強調他的「功勞」，要羣眾回憶他的「好處」，不願了解他的罪比功大，也不問其實質如何。便把幹部和羣眾對立起來，把惡霸當成幹部，完全失掉階級立場，是原則錯誤。（編者按：不是什麼罪比功大，便是把幹部和羣眾對立起來的問題，見前編者的按語。）

（三）羣眾自發鬥爭任達榮的正義行動，工作團不僅沒有積極支持，反而「疑神疑鬼」，主觀的估計「壞人作怪」，耽心羣眾「受騙」，不相信羣眾力量。甚至採用所謂「釜底抽薪」的辦法，其結果還是違反羣眾路線的。事實證明，受騙的不是羣眾，而是我們自己。其次，即使當作幹部問題，也應放手交羣眾處理，滿足羣眾要求。但工作團卻強調「內部問題」，避開羣眾「退貪污，打一頓，坐禁閉」的正當處分，以「說服」「教育」轉移羣眾仇恨；並把這一錯誤的處理，認為是「圓滿解決」，幹部問題的好例子。同樣是違反羣眾路線的原則錯誤。

（四）以上缺乏階級立場、缺乏羣眾觀念的錯誤思想，繼續存在於後來的土地改革中，並形成以下幾件原則性的錯誤：（一）滿足於分配地主封建勢力的夏田，漠視羣眾鬥爭對象的財物的要求，沒有解決徹底要求，不了解徹底摘消地主階級的財物，不僅是貧農翻身的來源之一，是他們應有的權利；而且也是徹底消滅封建必不可少的步驟。工作團在領導方向的錯誤，圖示其決心不夠，幫助勞苦羣眾翻身的熱情不足。（二）六月間，鬥爭地主惡霸大會上，羣眾提出為自己被害的「壞人團」負責人之一任德智償仇，要求當場處死主犯之一惡霸宣韓世義。工作團當時主張「追清底細」，另行處理，是對的，但直至今天，還未解決。（編者按：為什麼直到今天還未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下文，而文中卻又強調什麼「追清底細」，另行解決是對的」呢？究竟為什麼要作此決定？）同樣證明對地主惡霸不恨，對被害的貧苦羣眾缺少同情。（三）在土地改革中，雖然建立了貧農小組，但在工作中，一切通過貧農團的會議領導幹部；特別在前一個時期，提高貧農思想，服從貧農思想做的很不夠，說明對於組織農民，實現貧農領導的方針，認識不足。

（五）地委在處理幹部問題上，在清算地主財物上，當時，都沒有比較明確的方針。認為幹部問題，是「內部問題」。把地主財物，要調查清楚，不要「過火」。錯誤的基本關鍵，還在工作團本身。樹棠同志五月初，已經認識「任達榮是個新惡霸」，但卻念念不忘其「功勞」，不放手交羣眾處理。其次，米家莊羣眾在分區直接領導下，徹底清算地主的財物，是對的，但樹棠同志主張「一怕過火」。樹棠同志犯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一是對堅決清洗壞份子的重要性領會不夠，不了解不清洗那些傢伙，就不能深入發動羣眾，貫徹土地改革，徹底消滅封建。不明確。二是：在幹部問題上，對放手還是不放手，一面主張放手，一面又強調「領導」，把領導與羣眾對立起來，這是缺乏羣眾觀念。樹棠同志的思想根源，正如他自己所檢討：與其出身地主家庭成份有關，工作團其他同志的階級立場、羣眾觀念，也同樣是模糊的。因照啟同志直到報上提出後，還以為羣眾對任達榮不十分痛恨，就是一例。由羣眾檢討工作團工作，與審查幹部，目前正在進行。其結果，另有報導。

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全體十月十日

長春以北突出地帶 我軍連克九台農安

吉林方面我克烏拉街等要點

（新華社東北前綫十九日電）林彪將軍所部大軍於十七日下午至十八日上午十四小時內，在長春以北突出地帶，迭克九台（即下九台，在長春東北）、農安兩城，並於吉林方面，攻克口前（在吉林以南）、九站（在吉林以西）、烏拉街（在吉林以北）等重要據點。十七日下午六時攻克九台之役，僅兩小時即結束戰鬥，守敵被我殲俘一部。另部我軍於十八日晨四時向農安發動總攻，八時半，攻克縣城，守敵大部被殲，戰果猶在清查中。按九台、農安爲我秋季攻勢中收復之第十一、十二兩座城市，該兩城收復後，長春外圍僅餘德惠一孤立據點。吉林方面，我軍繼克拱盤街、樺皮廠後，十八日繼克吉林以南重要車站口前，俘敵營長一名以下六百餘人。同日克烏拉街與九站車站。烏拉街之役，殲敵千餘名，俘虜中有蔣軍旅少將總指揮周成信及副指揮（姓名待查）二人。九站及樺皮廠之戰中，我軍殲匪暫五十二師三個營，初步統計，斃傷匪十餘名，俘敵營長以下五百四十六名，繳獲甚多。現我軍正繼續擴大戰果中。

東北我軍攻勢一個月戰果 殲敵四萬餘收復十城

繳獲砲三百八十三門機槍千餘挺

（新華社東北前綫十九日電）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頃發表第十三號作戰公報，公佈秋季攻勢以來作戰一個月（自九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四日）之戰果統計如下：殲蔣軍共四萬一千三百八十九名，計斃傷敵正規軍八千一百六十四名，俘敵正規軍二萬四千八百八十四名，斃傷敵地方軍一千一百四十名，俘敵地方軍六千二百零一名。其中蔣軍正規軍整批被殲者，計九十三軍暫二十一師、一師部及附屬團，四十九軍七十九師、一零五師兩個團，及四個團，五十三軍一一六師全部，一三零師三團，五十二軍廿五師七十四團，地方保安批被殲者，計一七一師全部，暫五十師大部，七師全部（缺一個營）。斃俘敵團長以上軍官，已查出姓名者：計斃敵暫二十一師少將師長金中，團長王共沈琛，俘九十三軍暫二十二師參謀長，七校師參謀長，五十三軍一一六師參謀長，師長，四十九軍參謀長，團長劉潤滋，少校團副董子臣，七十九師二三七團中校副團長董伯起，少校團副李啟滿，一零五師三一五團上校團長陶實宇，交警第二大隊上校大隊長文賀璜以下共計二十一名。收復縣城十座，計：伊通、西豐、法庫、梨樹、公主嶺、昌圖、開原、海城、彰武、黑山（我已主動轉移）及重鎮八面城、大石橋、新立屯、紅螺峴等多處。繳獲計野砲、山砲、戰防砲、速射砲、機關砲、火箭砲及其他大小砲共三百八十三門，輕重機槍一千二百七十五挺，擲彈筒一百五十二個，長短槍一萬五千七百六十支，子彈一百二十八萬餘發，砲彈六萬四千餘發，汽車四十六輛，火車三列，擊毀飛機三架，鹵獲其他物資甚多。

渤海地區解放軍 揮戈南下收復廣饒

（新華社山東十九日電）渤海解放軍於渤海灣區收復齊東、青城、高興三城後，揮戈南下，直取廣饒，於十三日晚向守敵展開猛烈攻勢，經八小時激戰，將該城收復，生俘蔣軍整編十二師一一二旅三三六團一部及蔣記廣饒縣大隊等共計官兵七百餘，斃傷數目待查。繳獲步槍二百餘支，戰馬五十一匹，其餘繳獲甚多。現西起桓台，東迄臨淄以北廣大地區，全部重歸人民之手。按廣饒係於八月十四日爲蔣軍六十四師侵佔，距今剛及兩月。

華中我軍大舉出擊攻克新安鎮

（新華社蘇北前綫十九日電）華中解放軍一部向蘇北蔣偽長期盤踞之漣（水）灌（雲）沭（陽）三角地帶大舉出擊，於十八日攻克漣（水）沭（陽）公路及灌（雲）段要地新安鎮及其附近之五港河等據點。戰鬥自十六日夜九時起至十八日晨二時半結束，全殲蔣匪整編四十師一一五旅之第一營五百餘名，蔣記漣水、灌雲一九區武裝四百餘名及蔣記工作人員六百餘名，總計殲敵一千五百餘名，繳獲正清查中。

東北民主聯軍某部 戰鬥間隙幫助秋收

（新華社東北前綫十九日電）東北民主聯軍某部於戰爭間隙，普遍幫助戰地附近羣衆秋收。自我軍橫掃遼河南岸解放大塊土地後，季節轉冷，並霜數降，而秋禾仍遺田野，我某部乃一面隨時準備戰鬥，一面於戰地普遍幫助收割，不久前還在戰場上勇猛殺敵的英雄，現在又活躍在田野裏，揮刀割禾了。該部司令員與政治委員亦於軍務繁忙中，抽空下地，與戰士們並肩收割，僅一天多的時間中，該部直屬隊就幫助羣衆收割一百多垧，並且帶動羣衆搶割好，用大車運到場上。經幫助收與宣傳工作配合後，羣衆謠言已粉碎無餘，提男工女作，蔣特恐嚇，雞犬不驚，軍民關係極爲融洽。目前各村均已漸次恢復常態，步入熱烈的搶秋運動中。

華東各首腦機關 電賀昌南大捷

（新華社膠東前綫十九日電）昌（邑）南大捷後，膠東各首腦機關紛致賀電。中共華東中央局特電嘉獎許世友、譚震林兩將軍及全體參戰部隊稱：「慰勞你們殲滅蔣六十四師、四十五師、第九師等部一萬二千名的偉大勝利，特予嘉獎，望再接再厲，不驕不傲，繼續殲敵，爭取勝利。」遠馳於豫皖蘇戰場之陳粟兩將軍賀電中指出：「這一仗，使整個山東轉入全面反攻，眼見蔣賊將在這個戰場被逼轉入防禦。」華東軍區賀電稱：「膠東大捷，是你們和膠東人民在華東局的正確領導下共同努力的結果，希繼續內綫殲敵，配合全國大反攻，打垮蔣介石罪惡統治。」山東省政府、省參議會之賀電稱：「昌南大捷，給蔣賊出賣膠東予美帝國主義之奸計以嚴重打擊，捷報傳來，全魯振奮」。此外，省支前委員會、省參會中、渤海各地黨政軍民，亦紛紛致賀。

配合南綫大軍反攻

江南游擊隊大舉出擊 斬斷敵兩大公路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強大的江南人民游擊隊爲配合我南綫大軍之反攻，近於蔣匪心臟地區大舉出擊。據十六日合衆社南京電透露：蘇浙皖邊區天目山一帶之民軍，分兩路出征，一路長驅北迎，直搗蘇省溧陽、宜興與浙省長興間之（南）京杭（州）公路，另一路揮戈南指，逼臨杭（州）徽（州）——即歙縣公路，均獲全勝，蔣匪此兩大交通動脈俱爲民軍斬斷。

蔣賊賣國眞面目

邀美侵略軍長期駐華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據各方消息：賣國賊蔣介石已與其美國主子串同，決定請美國侵略軍長期留駐中國，以便利美國進一步實行其侵華步驟，並直接協助蔣介石進行反人民內戰。十七日晨南京蔣匪「國務會議」中宣讀之「外交部報告書」，已明白供認此事。該「報告書」自供「美國軍隊留駐中國，已爲中國政府（指蔣匪政府）所接受」，美軍留駐中國，將直至兩方政府認爲無繼續留駐必要時爲止。（蔣匪）國務會議並隨即通過「美國駐華武裝部隊係由中國（蔣匪）政府之同意而駐案」。法國新聞社稱：蔣美之間關於此事已訂有「協議」，蔣匪當局已將關於此事之照會遞交美國大使館。此事又一次爲證「美國帝國主義長期佔領中國的惡毒野心，和蔣介石出賣中國的無恥面目。此事且證明今年二月及三月，美國迫於中外輿論宣佈「撤退駐華軍隊」，完全爲一騙欺國家騙。

鄂豫皖人民 熱愛解放軍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十九日電）鄂豫皖人民熱愛解放軍。在潢川、商城、固始等縣，解放軍所到之處，老百姓便回憶起十八年前土地革命時代的美滿生活。四五十歲的男女們一見解放軍戰士，便滔滔不斷的談起從前的農會和婦會的故事，並對分田、分浮財、分糧，耕者有其田，都很熟悉。解放軍某部在固始范營子村於夜半宿營安謐之後，范營子的母親（她在土地改革時代是婦會會員）興奮的徹夜不眠，並悄悄殺了自己心愛的母雞，叫戰士們醒來吃飯，當戰士們婉言謝絕時，她含着眼淚說：「同志們，吃吧，咱們的命是在一條線上串着的，只要把蔣介石這些黃狗們打垮，不要說一隻雞，就是全中國也是咱的呀。」十幾歲，說：「你們走的那幾天，咱們這裏的窮人可叫黃狗們狠狠追死了。」蔣匪五十八師在固始縣抓的大批民工，在戰場上激烈的砲火下，成羣的逃跑過來，幫助解放軍抬傷員運糧食，五十歲的民工王三會拍着胸脯說：「抬咱們自己的同志，我情願累死也不怨，可是我不願替他們（指蔣匪軍）扛一升糧食。」十九歲的民工朱遠哭着說：「我給家當長工五六年，掌櫃不給我工錢，他說我娘死的時候用了他的棺材，但這件事，連我也不知道呀。我要幫助咱隊伍趕快打垮蔣介石，回去拿回我的血汗錢。」

鄭家屯至白城子 五百里鐵路四十天修通

（新華社東北十六日電）全長五百餘里的鄭家屯（即遼源）至白城子（即洮安）鐵路，已於本月初正式修復通車，自此，該綫北接洮（安）昂（昂溪），西與洮（安）索（倫）兩支綫，構成十字形，而與四洮鐵路網完全連成一片。此一工程之勝利完成，乃由於全體員工及翻身農民四十天艱苦奮鬥的結果，他們繼在蔣機的轟炸掃射中，亦始終情緒高漲，對修築工作從未稍懈。民工某某被道木壓傷後，大家勸他休息，他說：「這是修翻身鐵路，我的手破一點，算啥」，而終於一直堅持工作。東北鐵路總局特電賀稱：「這一工程的完成，不但增加了解放區人民鐵路的里程，而且是在時間上大大縮短了後方與前方的距離，使我們更迅速的支援前綫大反攻，早日徹底打倒蔣賊「二滿洲」統治。」

美帝不斷派員來華 加緊援蔣滅亡中國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執行美帝國主義加緊援蔣滅華任務之美國「考察」人員接踵來華。繼本月初美國會軍事考察團來華作一週之「考察」後，美衆院國內外貿易委員會派出之四人貿易代表團，又於十四日由美飛抵上海。另一奉派來華之貿易代表團，係爲與蔣匪當局會商美國「對華貿易問題」者，該團亦在來華途中。以美衆議員霍爾爲首之「調查」團及美衆院外交委員會議員蒙德，於十四日抵滬，停留兩日，即轉赴南京、天津、北平，十八日離華轉往朝鮮，即將轉赴日本。在南京，彼等曾與蔣匪交通部長俞大維商談所謂「發展中美民航問題」。蒙德爲美衆院一反動議員，向主全力援蔣內戰，對中國民主運動極端仇視，彼抵京前，曾先往日本與麥克阿瑟「協商」，並去朝鮮，彼對美國務院已「研究二十七天」的魏德邁報告至今遲遲不予發表，深表不滿，謂：返國後，將向外委會作詳細報告。美國此等軍事、貿易、外交「考察」人員之相繼來華及其反動言論，均說明美帝國主義者急於徹底變中國爲其殖民地，以至直接監督蔣匪政權之野心，而此等人員之同時一「考察」朝鮮、日本，並特別與麥克阿瑟「協商」，與戰爭販子布立特之計劃自不無關係。

我軍攻勢下 蔣匪恐慌相

△自北寧路及中長路南段被我截斷後，瀋陽蔣匪非常恐慌，陳誠下令瀋陽市準備「決死」，「檢查戶口」，[illegible]市內高粱米已漲價[illegible]倍。陳誠爲鎮[illegible]人心，定了十條「槍決」[illegible]

△長春蔣匪在演一「空城計」，新一軍新卅八師、五十一師南調四平增援後，長春城防[illegible]

蔣區拾零

合衆社北平消息：[illegible]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晉綏日報　星期三　第四版

聯大託管委會會議上
蘇聯意見獲廣泛擁護
各佔有殖民地的國家處境極狼狽

（綜合報導）自上月二十四日迄今，聯大託管委員會舉行了三週多的會議。整個會議中，各佔有殖民地的國家，處境極為狼狽，而蘇聯的意見，則常常獲得大多數國家的擁護。在討論非自治領特別委員會的五項提案時，蘇聯代表團提議在「被託管國」，應提供更多的參考材料，供秘書長應用一一案中，要求各佔有殖民地的國家，必須提出殖民地與宗主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比較數字。美、英、法等，害怕這一補充意見，會暴露各佔有殖民地國家對於殖民地人民之殘酷壓榨，因而堅決加以反對，結果終因伊拉克、印度等大多數國家的支持，蘇聯意見獲得通過。蘇聯代表團，又要求在「被託管國應提供當地人民參加地方行政機構的情報」一案中，增加各被託管國應提出政治方面的情報一項，以防他們欺騙世人，遮蓋殖民地人民在政治上不能得到法律保障的事實，哥倫比亞、伊拉克、印度及白俄羅斯等大多數國家，也立即予以擁護，擊敗了各佔有殖民地的國家底詭計。當大會討論至「成立一聯合國特別委員會，以研究非自治領土情報」一提案時，美、英、法、荷、比等各佔有殖民地國家，雖羣起反對，但投票結果，終通過了原提議案。

羅馬市選結果
左翼集團再佔優勢

（羅馬訊）十四日官方公佈的數字，證示十二日羅馬市選的結果，左翼的人民集團（包括共產黨、社會黨、行動黨、民主勞工黨）繼去年十一月市選的勝利，再次超過加斯貝利的右派基督教民主黨而佔優勢。此次市選前，基督教民主黨充分利用其最近立憲議會中由右派聯合所給予的較多數信任票的有利形勢，並有美帝國主義及梵蒂岡以及全國各種右派反動勢力的支持，但該黨所獲選票，仍較人民集團少四三千百十九票。羅馬市行政會議八十議席之新分配如下：左翼人民集團二十七席，基民黨二十七席，除二十六席票分配於各種小黨派之間。

（羅馬訊）意共「團結報」評論羅馬市選稱：雖然有法西斯黨、自由黨、平民黨、基督教民主黨與薩拉竇特派社會黨人聯合陣綫存在，但人民集團仍贏得了勝利。市選結果，表明人民集團，不僅恢復了因薩拉竇特派叛變所失掉的選票，且得到了另外的一萬八千票。團結報還分析右派各黨的現勢與性質稱：「在選舉中，基督教民主黨，表現了它是財閥與法西斯份子，意大利復興的一切敵人，聽從梵蒂岡指示，並為外國帝國主義代理人所支持的大資產階級與保守份子的真正傀儡。平民黨的失敗（它失去幾乎一半選票）與自由黨的銷聲匿跡，證明這一點。這兩黨在經濟上已失去了強有力份子的支持，他們失去的五萬至六萬票，是投到基民黨方面去了。平民黨目前已變成稍帶中小資產階級性的政黨，薩拉竇特派也遭到了慘敗。法西斯派的「意大利社會運動」，它在基民黨政府支持下，這回第一次公開地參加了競選，雖然有這一切，人民集團，仍獲得了勝利。

奧民主人士
抗議美暴行

（維也納訊）奧地利全國民主人士，掀起一項運動，抗議西部美佔領當局的恐怖暴行。美佔領當局最近曾無理判處兩名奧國著名民主戰士以十五年徒刑，作為對他們爭取奧國民主活動的懲罰。此判決消息於九月廿七日傳出後，立即引起奧國人民，各地工廠及機關工人發動集會，表示抗議。奧共特為此發表宣言，其中指出「金被尼克曾於一九四一年因散發反法西斯傳單而被德寇判處一年徒刑，美軍事法官認為他對奧國母親和孩子的關切是更大的罪名，而處以十五年徒刑。」一位曾為奧國工人服務的婦女斯盧七十歲老婦，在奧國最艱苦時期，曾被稱為游擊隊之母，現被美當局判罪。」「自由奧地利青年」團體於六日在維也納組織盛大的示威大會，「自由奧地利青年」領袖伯力卡斯契克在大會上宣稱：「不論是監獄、美軍事法庭或者美元，都不能摧毀我們走向自由的意志。」

德境蘇佔區當局
增進工人福利新措施

（柏林訊）蘇佔區當局為增進工人福利，又頒佈新措施。蘇佔區司令索可洛夫斯基元帥十日發佈命令，要求蘇佔區對工人每日供給一百萬份熱餐，不收餐券，但未完成生產任務的工廠不能享有此項權利。命令並規定自一九四八年四月起，重工業工人可獲得二十四天的休假，其他工人可獲十二天休假，工資都照付，各大工廠並將設立診療所及護士。

又據一八九通訊社消息：蘇佔區九月份褐煤生產計劃完成百分之九十九．一，煤球百分之一百零五．七，無烟煤百分之百。

法罷工工人
參加人數增至七十萬

（巴黎訊）法國工人為要求增資而舉行的大罷工，自十四日以後，罷工工人已猛增至七十萬，迄十七日止，仍繼續[illegible]。法政府，卽圖於十九日舉行市選前，克服工人的罷工，分化罷工陣營的方法，僅使為數極微的三千萬人[illegible]工人繼續罷工的結果，「法政府迄十七日下午止，罷工運動」（合衆社）。當局與工會方面雖日的[illegible]堅持其反對政策，迄無結果。然罷工擴展之嚴重，已使法對反動派驚恐莫名。合衆社稱：拉馬第開始一採取強硬態度，準備於必要時使用武力」[illegible]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勒里奇，十七日在倫敦記者招待會上宣稱「已告法政府，美國援法之遲速及多少，將依據其能否掃除共產主義及停止罷工而定」。因此，拉馬第之堅決執行其美國主子的命令，與法反動派此項有組織行動，據法新界估計，或將使巴黎工人的總罷工不可避免。

老太太的血激動了戰士的心
肖紀

部隊將要出發時，忽然從山下跑來一位老太太，約有六十來歲，她一見我們，就不由自主的倒在地上，我們都驚奇的跑上去，啊呀！首先看到的是她的一隻血淋淋的胳膊，老太太被我們緊緊圍起來，她看着我們，就好像見到她的親兒子一樣的低泣着，訴說着她不幸的遭遇：

「夜天勾子軍到了平陸村，村裏的年青人都跑光，連個小孩子也找不見，家裏就丟下些半死不活的老人，街上的槍聲『拍……拍啦』的直響，嚇的我躲在炕洞裏動也不敢動；一陣，一個勾子軍搶回我家裏，向我要十石糧，天爺爺，就是房產地土全賣了也交不夠這十石呀！勾子軍就發慌，一個走了又來了一個，這個勾子軍一來就氣勢兇兇的叫我馬上拿出一石糧食，我真發愁呀填不滿的枯井啊！我喚了一聲，那個勾子就從腰裏掏出盒子槍來，照着我打了一槍，直到我昏過去時就不管事了，流了一大灘血……」

老太太說着，疼痛得她咬緊牙，看時，是我衛生員同志已在給她上藥治療。老太太又繼續說道：

「狗日的們就搜括啊，我看見他們不注意我，就溜出來，跑出村外，打問了一下，說是你們到了這達，我一口氣跑過來，總算是找到了。……」老太太抹了抹眼淚，向四週看了一遍，又眼淚汪汪的向我們說：「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

戰士們聽着老太太的話，看着老太太那發血淋淋的胳膊，激憤的緊緊的握着自己的槍，一個青年戰士紅漲着臉，用激動的聲音，說出了每個人心裏的話：

「老人家好好的養傷，我們到前線上多殺敵人，多繳槍，給你老人家報仇！」

戰士們又看了看老太太，懷着沉痛的心情，邁開闊的大步，出發了……。

佃戶的苦情
新垣

「打短不如當長工，當長工不如租地，租地不如做營生（當佃戶）。」這是晉綏平川普遍流傳下來的一句描寫生活的格言。當他們沒有覺悟以前，認為給地主做營生：房屋、地土、農具、牲畜，樣樣都有了，又可抵籽種，樣樣……。究竟種地生活怎麼樣呢？請看大牛堡佃戶們的苦情吧！

嚼穀

當佃戶給地主做營生以前，地主預先叮囑佃戶吃不吃「嚼穀」，「嚼穀」是地主給佃戶吃的口糧，按地主總有的土地畝數規定的，每畝三升或五升，如一人承種不了，可另找幫手共同耕種，但分糧時仍按兩份分。譬佃戶侯昌昌說：「『嚼穀』及細的，裏邊有沙子、有虫，五斗糧頂三斗。」『嚼穀』糧嚼，饑着肚子的佃戶也得忍心吃下去。佃戶王山說：「不吃『嚼穀』地主不讓種地，另找常住還是一樣，春天吃一斗，秋天還斗半，就是七月吃一斗，秋天也是還斗半，說下吃兩石，吃不飽也按兩石算，今年兩石明年也是兩石。」惟幾的老父親說：「這是人家老人手留下的規矩，誰明明是地主的偷手（便宜）。」彭三毛說：「規矩，但不是拿這規矩僱咱窮人。」

分糧

收烟、棉花、穀，都是佃戶完全負責，說是拔麥子地主只貼幾個工，解因是害怕實開打了。分糧一般是按三七分，地主七斗，佃戶三斗，但分其他東西或負担就不一定仍按這個原則，從中還要剝一層。邢大銀毛說：「上層按三七攤款，收麥時扣除常平出上利，給牲口吃麥秆和麩秕的本利。麥楷豆不能分，常種給牲口吃的，自己只能分三二斗豆。豆腐，一斗豆頂三升穀全歸常住的，乾草，麥秆的，山藥蛋三分，麥子樣分一分，玉麥子分咱只能和顆子，三分分咱也只能分一分。」他又說：「我給任三老財做營生，分時他親自在場頭抹斗，分用[illegible]從屋裏往外端，大銀毛給地主邢雨卯做了五年營生，八年長工，常是冬天睡在廚房的地下吃飯，冬天睡給常住坐在熱炕上，佃戶仍在地下。[illegible]給邢雨卯到屯地經歸，走到土崖上翻了車，把頭都跌破了，也得自己僱人看，又出工錢，地主不但不安慰，還說他不小心。地主邢五紅的牛，把院裏剛的麥子踏壞了，地主說是給莊稼的。[illegible]那成成給地主挑泥[illegible]年，邢福家莊說成踏死，[illegible]的麥中翻了車被踏死，賠了一口價值十元的棺木棺材，和二畝地就算了事，他沒兒子，女人嫁人，結果，又把二畝地收回。成成家雖有弟弟亦不能承繼。地主伍金鎖的孩子死了[illegible]動往後一拉，咳！碰了一下，小不滿又得填！你看嘴吃多少虧？」邢吉才給邢雨卯做營生：「每逢起場，人家說有狼來啦，明天再分吧，趕到明天去看，糧食垛堆變了樣。」玉山說：「分糧時，地主金鑰單單把糧價打聽好，甚麼價他多分，人家說家裏有急用，就用債日倒咱！」

無代價勞役和人格上的污辱

「挑選上幹（有飯沒工錢），拘孝起圈，扭水掃院，打塗事，總歸什麼草喂牲畜……。」邢雨卯說佃戶做的營生，大銀毛給邢庸卯做營生，每天得四五担水，大家叫嚷了一算，每年就得下多山擔水是幹甚麼用的。他說：「飲牲口、澆花、做飯、洗衣服、洗尿片，一共給四牛穀，[illegible]，五天就得一次，掃是咱綁的，也是咱幫的。」人家兒媳婦病了，坐上一車隔日就得到[illegible]一次病，誤了一月多，就攤下莊稼，自己僱上人管飯用工錢。」佃戶到地主家裏家中四不能推辭，都是[illegible]。冬天下了雪，地主裏門外和去茅廁，佃戶一早起床，[illegible]乾乾淨淨。過年做飯、燒旺火、貼對聯、掛[illegible]，扣好初一那天吃的水，又[illegible]的現現成成，才能回自己的家裏過年。」

「邢潤潤給地主邢二[illegible]了一年，臘月二十九人家叫他去掃院，他說[illegible]的家裏還不了年，一我不能去」，地主[illegible]子就往他的脖子[illegible]店頭上拉，拉出[illegible]人說了多少好話[illegible]回來，他淚汪汪[illegible]掃了個一乾二淨[illegible]本家爺爺邢某遇[illegible]

佃戶們的苦情[illegible]這是算不完的[illegible]晶晶說：「一做四[illegible]估上能收四十石[illegible]），除了籽子[illegible]鍋……咱能落[illegible]銀毛說：「人家[illegible]變爲人家的[illegible]上到人家地[illegible]，總受總累[illegible]說：「人家不[illegible]，人家不做[illegible]一他們的祖[illegible]人要活大的[illegible]，有多少就[illegible]，細算起來[illegible]！咱們要和[illegible]